

晓庄纪事

卓 然 著

XIAO ZHUANG JI SHI

XIAO ZHUANG JI SHI



中国文联出版社

曉庄紀事

● ● ●

曉庄紀事



晓庄纪事

卓然 著

中国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晓庄纪事/卓然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2

(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文丛/席春栋主编)

ISBN 7-5059-4083-X

I. 晓… II. 卓…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237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文丛
作 者	席春栋 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顾苹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0 千字
印 张	76.12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4083-X/I·3178
定 价	156.00 元(本册 15.60 元)

内 容 简 介

长篇纪实文学《晓庄纪事》真实地记录和描写了山西省晋城市晓庄由穷变富的艰难历程和动人事迹。

晓庄自从建立党组织以来,除第一任支部书记顺利交班外,之后相继三任支书、主任为种种原因先后被捕入狱。王翠翠从 17 岁开始,曾先后两次代理晓庄村党支部书记,于 1970 年又正式担任晓庄村党支部书记。三十多年来,她以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和精神品质,努力实践党的宗旨,团结党总支一班人,带领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晓庄村变成了一个名闻遐迩的小康村,成为太行山上的一颗明珠。王翠翠曾两次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费孝通、宋平等也曾亲临晓庄视察。

晓庄的成功,是晓庄村党总支和她的全体党员始终坚持和实践党的宗旨的结果;晓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改革前后三十年的缩影。

作为纪实文学,作品既注重它的纪实性,也注重它的文学性。真实的故事吸引人,真实的历史启迪人,真挚的感情感奋人。

序

张炯

鲁迅曾说：文学是“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可见文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文学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语言艺术，它以人为描写的中心，从审美的视角，不但表现人的性格、行为、思想和情感，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对人总充满人文的关怀、充满对于人的爱心和理想。它总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并倾诉对于现实的不满，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起着鼓舞人们前进，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推动人们去改造自己和改造生活环境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我国历来是个文学大国，可谓作家如云。现中国作家协会便有会员 6600 余人，加上地方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已超出五万。如果再加上从事业余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数目当不下几十万。目前中国作家已是六代同堂，本世纪“五四”后涌出的作家尚有巴金、臧克家等健在，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已大批登上了文坛。进入九十年代，青年作家更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长。他们先是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然后到省一级乃至中央一级的报刊发表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青年作家出版作品集往往十分困难。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划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文丛》。旨在进一步促进文学的繁荣，发掘新人，为新作家创造作品结集的机会，以有助于全国的读者更早也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家，同时也能更好地鼓励和促使他们成长。

经过编辑的努力，现在这套《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家文丛》终于出版了。文丛的作者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是地方作家

协会会员。作品有的以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村人们建设新农村、开创新生活的坚强信念；有的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歌颂普通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有描写企业所面临各种复杂问题的企业文学，有记述乡土风俗、言情绘景的散文和游记；有阐释人生、思考命运的诗歌作品，有关心文学、关怀文化的文学评论……。文丛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色彩纷呈。

二十一世纪不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世纪，也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继续得到推动的世纪，更是科技越加发达，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世纪。在这新世纪里，中华民族一定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还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这样的宏伟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去共同完成，也需要全国各个阶层和团体去共同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虽然力量有限，但诸多同仁也都愿为促进未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套文丛是我们计划做的多项工作之一，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从而使这套文丛的出版工作更好地推延下去。我们同时期待创作了更多好作品的作者，踊跃地加盟这套文丛。我们也竭诚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文丛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最后，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为此套文丛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

《丛文家书·序文》 2001年12月20日
(张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引 子

改革之前,中国有两个大村:一个大寨,一个小靳庄。一个务农,一个写诗。一实一虚,使中国农村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终于没有寂寞,没有成为空白。

改革之后,中国有三大村:大丘庄、华西、刘庄。三大村如三驾马车,黯淡了历史烟云,穿越了时空,在神州大地上纵横驰骋,使得中国农村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引世人注目。

然而,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若大神州,仅有这五大村是不够的。前前后后的五大村,除丰富了中国的历史之外,就是作为时代的标帜,表明了中国人前进道路的艰难和曲折,倡明了历史的走向与进程,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目标。

而真正使中国历史显得丰满,显得厚重,使中国经济成为综合国力坚不可摧的保障,是很多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尾随着中国三大村的诸多小康村。中国“三大村”像三把尖刀,披荆斩棘,直插贫穷与落后的心脏。而一个又一个小康村,他们一个个差不多都像是奏着《义勇军进行曲》从自己脚下贫脊的土地上崛起,而后如队列整肃的青春方阵,行进在宽广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杂沓的脚步声汇成时代风雷,穿越时空隧道,滚动在历史的上空,在垂空而下的锦标上烙下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他们饱蘸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着一代风流文字;他们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和泪水,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史诗。

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小康村,中国的农村景象将不堪设想,中国的农村经济也难以想象。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一大批小康村前进的脚步声作为中国历史在 20 世纪下半页最壮丽的乐章。

在行进着的中国农村小康村的青春方阵中,有一个很秀的村子,

就是我们要讲的晓庄。

公元1997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庆祝7.1大型晚会上，倪萍将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请出场来时，全场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那位党支部书记就是晓庄的带头人王翠翠。人们习惯叫她翠翠。

翠翠，曾两次光荣地受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接受她的汇报时，对她所表达的观点以及晓庄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

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费孝通、宋平等，都亲自考察过晓庄，对晓庄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克清和陈慕华同志听了王翠翠的汇报后，不禁带头鼓掌，并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好！晓庄的集体企业办得好，晓庄党总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好。”

翠翠，作为一名农村妇女，身上自然带着许多农村女性明显的特征。她个子不算太高，也不算太壮实，很少喝水，吃饭也不多，即使参加宴会，也只挟点菜，喝点汤。那种吃法，完全是人们习惯说的“女人吃饭，凤戏牡丹”的那一种。

但当她没明没夜地工作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她的精力异常充沛。她从不知道累。她从不知道疲惫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东西给了她那么大的能量，使她不知疲倦地工作，不停地奔波？

当你不了解她的时候，你一定会说，王翠翠是一个奇迹。

是的，也许每一位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都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出现并不奇怪。正如王翠翠对倪萍讲的那样，她心里一辈子只装着一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既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党的旗帜上，它就是神圣的，有着宝石一样的品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光芒四射，确实显

出了它奇异的光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就因为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了自己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迷之际独擎马列主义大旗岿巍于世界东方,就是因为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了自己的生命。

让人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有人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个人捞取金钱和地位的资本,不惜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幌子,蝇营狗苟,暗室欺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们的手里变了质,也在一些人的心里贬了值。老百姓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无耻与卑鄙,就像防贼一样防他,生怕他摇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红旗,欺哄人,蒙骗人。

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及其含义本身并不会贬值,在真正共产党人的心里并不会变质。

不管谁,任何人的丑恶行径都不能够湮没它的光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旦从真正的共产党人口里说出来,依然金声玉振。

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一直在那里老老实实在地,一丝不苟地实践着党的宗旨,关怀着党的生命。他们把党的宗旨变作自己的实际行动,变成自己的日常行为。因此老百姓信得过他们,老百姓爱戴他们,老百姓愿意一千遍一万遍听他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此,翠翠在中央电视台对倪萍说她一生中只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时候,倪萍由衷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灿烂,那么青春。尽管她本来就很青春。

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里所有的观众都被这位朴实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那句朴实的话感动了。因为翠翠的出现,人们异常地欢欣鼓舞。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也为此更加辉煌,更加光明;整整一台晚会也更加欢快、热烈,而且火爆。

王翠翠担任晓庄村党总支书记三十年。三十年,回首如烟,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要三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始终,始终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并在实践中做出业绩得到人

民的交口称赞,恐怕不是件容易事,非意志与毅力特别坚强的人,怕做不到;非品质和人格十分高尚的人,怕做不到;非党性纯洁立场坚定的人,怕做不到。

三十年前,在王翠翠担任晓庄村党支部书记之前,晓庄就已经有过四任领导了。第一任是刚刚建立晓庄村党支部就担任支部书记的王志礼。在大革命时代,老书记带领群众圆满完成党交给他的光荣任务顺利交了班。第二任支书还未交班就被捕入狱,在群众的惊恐之中,组织上立刻决定让只有十七岁的王翠翠代理支部书记。正当青春的白帆鼓着劲风准备远航之际,行政区划变了,晓庄与周围几个村合成了一个大片。片上的支书是辘轳井人,晓庄村人只担任了个片主任。也算晓庄村第三任主要领导吧,但不久在任上就又被捕了。接着第四任支部书记和一位大队副主任也一起被捕入狱。晓庄村的主要领导干部接二连三进监狱,还不把晓庄人的骨头吓酥呀!第四任支部书记带着一位副主任入狱之后,晓庄村的上空可真的有些愁云浓浓的了。晓庄怎么了?晓庄就真的这么复杂呀?在晓庄人疑影重重之时,组织上又决定让翠翠代理党支部书记。那是已经与第一次代理支部书记相距十年之后了。十年之后的翠翠,已经不是十七岁的年华,那么二十七岁的她还有没有十七岁时候的锐气呢?1970年,她正式担任了晓庄村党支部书记。三十年了。三十春秋,岁月匆匆。三十年,王翠翠和她的一班人是怎样做的?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是一路顺风,还是关山重重?

有人说晓庄是一本书。那么晓庄村党总支书记翠翠和她的一班人,以及她的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所做的一切,就应该是这本书中的优秀文字。

你要不要我为你打开晓庄这本书?你想不想看看书中那美丽动人的篇章?

目 录

序	张 炯 (1)
引 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79)
第四章	(115)
第五章	(155)
第六章	(200)
第七章	(234)

第一章

1

一座古塔，耸立在高高的白马寺山上。

古塔下，有小路弯弯。小路两旁一簇簇繁茂的芳草与山花，散着一路芬芳，一直延伸到它的山脚下，钻进了一片村子里。

说“一片村子”，是因为那里原来有四个自然村：晓庄，三里桥，庄沟，椿树头。四个村子散乱地座落在沟壑之间。四个村子中，晓庄属老大，有 247 户人家，离城最近，所以四个村子合在一起自然以晓庄为名。古时候的晓庄为什么叫晓庄，地名来历无考。大概是地处高埠的缘故吧，太阳早早就能照到它的角角落落。比如庄沟就不能叫晓庄，庄沟 42 户人家窝在晓庄村东的河沟里，自然只能叫庄沟。延着河沟往下走，有一座小石桥，因为离城只有三华里，所以人们就很实际又很诗意地叫它三里桥。三里桥 34 户人家守着一座小石桥，走一步摇三摇，从亘古摇到当代，也没摇出三里之外。沿着河沟往北走，椿树头在三个村子的北面离城 4 华里的山坡上，北风一吹，雪花一片一片地往窗户里落。有一棵大椿树就能成为一个村子命名的根据，可以想见那村子会有多大的出息。四个村子各自为政，实在是显得单弱，单弱得抗不住一点点风雨。

那么合起来呢？合起来，按说也不算小，从 1979 年数字统计看，总户数 355 户，总人口 1603 人，16 个生产队，2023 亩土地。

离城市那么近，人均一亩多土地，恐怕应该算得上一个殷实大户了吧！

不。四个村子不管是挤在一处，还是各立门户，都谈不到殷实，也谈不到温饱。半个世纪之前，晓庄一共 68 户，饿死绝了 48 户，卖

出人口 87 人，饿死 122 人。什么叫惨绝人寰？晓庄历史就是最好的注脚。

有人也许会说，这不是解放前的事吗？解放都半个世纪了，还提它做什么？一位伟人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尽管我们不想背叛什么，但我们看看过去，再看看现在，想想我们做了哪些，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今后还应该怎么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注意了，我们就可以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一往无前，勇往直前，而且省些力气，也省些时间，轻松地而且快速地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把中华伤民共和国推向第一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半个世纪有点远，那就说三十年前吧。三十年前，依稀可以看得出当年四个村子的影子，不远不近，不即不离，想分又不愿意分开，想靠又怕靠不住。最终，四个独立的小村历尽人间沧桑，像熬尽青春灯油的四个小老头，不知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怕冷呢，还是因为夜色太深而惧怕孤单，也许是怕自己单弱得经不住不意而来的风雨吧，所以才在白马寺的山脚下紧紧地抱做一团。那里又背风又向阳，四个小小的自然村，就像四个多年失去母亲的小兄弟，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沉眠于梦幻之中。除了太阳底下，不会再有梦。

晓庄就是如此扒在山西晋城城市边缘的一个村子。站在晓庄，右看是城市一栋栋的高楼大厦与闪闪灼灼的辉煌灯火，左看却是零零碎碎散落的乡村与莽莽苍苍的廓外青山。多少年了，晓庄在高楼大厦与廓外青山间徘徊。向右靠一靠就会迭进城市的怀抱，成为时代骄子；往左歪一歪就会失足山野，成为地道的乡巴佬。

但晓庄却一直遭到城市的拒绝。所以晓庄不得不像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农，于悠悠岁月中，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蹒跚着步子颠簸而行。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到 1969 年，晓庄也算已经 20 岁了，本应该是青春焕发却依然像个小老头。捆绑在老牛腿上的小农经济，在把它的全部汗水洒到晓庄大地上之后，却只能收获一把饥饿，一掬寒

冷，一堆疲累不堪。要不是每年有8万斤返销粮，晓庄人竟连生活也难维持。

人并不是只要能吃上饭就可以满足的动物。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自尊，人有精神。

庄稼人吃不到自己土地上收获的谷物豆菽，那是痛苦的。对于那种心灵上的创痛，即使慈祥的母亲用尽她的温情与温柔，也难抚慰得了。五尺五的庄稼汉只想直起自己的腰杆，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晶莹的汗水，给自己一个谷满仓，豆满囤，为自己浇灌一个五谷丰登，一片丰收美景，让家人都能尽情地享受收获时节的喜悦，尽情地品尝自己种下的瓜果的甘饴与丰盈。

但是，这样的愿望似乎是很难实现的。

2

要说在1962年庄稼人吃不饱饭，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但到1969年还吃不饱，那就不能不好好找找原因了。

是因为晓庄的土地太贫脊吗？不能说不是。那么晓庄村的土地会贫脊到什么程度呢？有一种很典型的现象足可说明问题：可怜的晓庄村解放前居然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

晓庄离城虽然不远，但晓庄村却是个丘陵区。

“三岭四沟一面坡，北岭是个秃脑壳；岭下是个圪针窝，村里是个臭谷坨。”

“三岭四沟一面坡，土是胶碴石头多；下犁三寸碰犁头，秀个谷穗不低头。”

“天上下雨漫坡流，天不下雨水似油。”

“雨来水塞川，天晴地皮干。”

“想要听到蛤蟆叫，除非十天半月涝。”

这就是晓庄，一首首歌谣，灌满了辛酸。

即使是现在建设得很漂亮的晓庄村，水泥路面宽阔坦荡，但要想在村子里转一圈，也还得上几个坡下几个坡。

这就是晓庄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也是晓庄人吃不饱饭的基本原因。

不过，还不能说是晓庄人吃饱饭的根本原因。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老话，是人。人是第一因素。

晓庄不是也有人吗？晓庄人和人家山区的人比有什么差别吗？比晓庄还要山区还要贫脊的村子据说都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实行粮食供给制，即使喝粥，人家也要喝够一日三餐。那么晓庄是怎么了？

人们说晓庄是晋城最典型的一个“老大难”。一是晓庄的班子有问题，也有支书，也有主任，但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基本是个软班子，散班子，瘫班子，这样的班子肯定没有希望，没有能力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人的思想、观念和对待事物的态度不一样。脚踏在黄土地上，顶着草帽扛着锄头，却总想跟城里人比，既想和城里人一样逍遥清闲，又想和城里人一样吃得香穿得俏皮。而对待那种清闲和俏皮，不是想着用诚实的劳动去换取，总是梦想天上哪一天能掉下来。家门口还没有出个鸡飞狗跳墙的屁事，不光闹得满村风雨，而且扬得满城风雨。干部或群众有个争吵，事情还没有到村委会，矛盾立刻就到了县委。趋利避害故然是人和一切动物的本性，但只要有点利，集体还没有弄到锅里，个人早已捞摸到了碗里。还有，就是晓庄的地理位置。晓庄沾光也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吃亏也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关注他们有时候很可能稍稍松了一点，那里的干部群众在执行一些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的时候，也可能有一些不够坚决不够全面。那时候有个很鼓动人心的口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偏远地区的干部群众往往顾了前边，就忽视了后边，只顾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就疏忽了与人奋斗。城市机关里的人除了下乡，他们

没有条件和机会去实现前两个“奋斗”，他们最有机会也最有条件的就是“与人奋斗”，他们最关心和最注重的也是“与人奋斗”。与天与地奋斗，只要舍得出力流汗就行，正合劳动人民的本质与习惯；那么与人奋斗却要机关算尽，这只有机关里某些人才有那种本事。与天与地奋斗的结果可以获得财富，是劳动人民渴望的；那么与人奋斗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因为“与人奋斗”的复杂性，就会派生出许多荒谬的理论和口号。其中有一个非常响亮非常决绝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意思大概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差不多。

像这样的口号，在偏远的山区，老百姓不容易理解不容易接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田地里作一些修改。因为他们只要稍稍加以改动，他们就会有饭吃。事实证明，老百姓是对的。后来邓小平顺乎国情民情作了个大修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全中国人民就再也不愁没有饭吃了。

然而那时候的晓庄人是没有办法的。他们离弥漫着“与人奋斗”烟云的城市太近，或者说，他们紧紧地被“与人奋斗”的气氛笼罩着，他们无法摆脱“与人奋斗”的裹挟与羁绊，去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合乎科学合乎理性的事情。

按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的。那时候有些口号，如“人定胜天”，“战天斗地”，与上边说过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民族精神。要真正按这些口号去奋斗，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肯定会好得多，整个国民经济也肯定会好得多。因“与人奋斗”就又多出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来，就使得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更加复杂起来。

在这里，我不免要稍稍抱怨和指责某些理论家，或者政治掮客。因为这样极左的口号绝对不光是伟人提出来的，也不光是伟人的意愿。伟人们的头脑中刚有智慧的火花闪现，就会有许多的理论家跟